



婆媳情

婆婆的小菜园

□陈晖

回老家,重新粉饰了一下,家里变得清爽明亮。最重要的是,有了我憧憬已久的小花圃。

我种上绿的树、红的花,再撒上太阳花的种子,期待能够点缀小花圃,一切弄妥当,我心满意足。

谁知,过了些日子,我再回老家,婆婆却在小花圃里种上五花八门的蔬菜。苗壮成长的葱,一团一团地沿着花圃边肆意伸展;圆鼓鼓的西兰花一颗一颗地冒着头;愣头愣脑的小青菜更是笑作一团,时不时去骚扰墙边的蔷薇……这还是我的小花圃吗?

我想去质问婆婆,可看着弯腰打扫院子的婆婆,我强压住随时都会“腾腾”上升的火苗,故作轻描淡写地问,为何花圃里长满蔬菜?婆婆笑得很开心,她看着花圃里空着好多地方,总是长杂草,拔了又长,就琢磨着多长点蔬菜,这样,我们回来不仅能吃到新鲜的蔬菜,还能少长杂草。

婆婆已经76岁了,有腰椎间盘突出,那身子一年比一年弯得厉害,自从公公过世,婆婆便住在城里。少了泥土的气息,婆婆总是郁郁寡欢,总觉得闲得没事干。一会儿惦记家中的小汪狗没人喂养,托付给邻居总是不放心;一会儿又想着房间里我们摆放的花花草草,没人照顾会不会死掉……反正,闻不到泥土味她就不踏实,到城里住不了几天,便嚷着要回老家。

说来也是,家门前的地被统一收回后栽了树,婆婆仍惦记着要给我们种点蔬菜。她在树与树的行距间还是开辟出一小块地,种上了几行豆苗,只是因为 we 爱吃。婆婆总说,自家种的菜吃了放心,不像你们城里,一根小葱还要花钱买。

我庆幸,没有直接质问婆婆,到头来,她想的还是孩子们。

再次看着郁郁葱葱的花圃,我似乎不觉得有那么乱糟糟了,甚至还觉得挺有特色。看婆婆翻土,我便试着用小铲子将土打碎耙平整。翻好土,我就跟在婆婆后面撒蔬菜种子,有辣椒、番茄、豆角……我期待着它们快快成长,这一切,对于我这个城里人真是一场新奇又新鲜的体验。

在这里,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新鲜的时令蔬菜。婆婆总是把小花圃打理得井井有条,每天总是锄草、施肥、浇水,忙得不亦乐乎,就为我们能够吃到新鲜又环保的绿色蔬菜。

春天,一场春雨,小苗们都乐开了花,一个个冒着嫩绿的小芽,调皮地仰着小脸,似乎在跟我们打招呼。此时,婆婆整天都乐呵呵的,指着这个、说着那个,我也跟着学会辨认好多种蔬菜。

夏天,小菜园里最是热闹。此时,黄瓜已经爬藤,舒展着妙曼身姿。几场雷雨过后,那些五颜六色的小花相继开放,满园彩蝶飞舞、蜜蜂欢唱。想起那句田园诗“阴阴径底忽抽叶,莫莫篱边豆结花”,整个菜园好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。

秋天,就是收获的季节。一时,绿的黄瓜、黄的南瓜、紫色的茄子、红的番茄……全都争先恐后地被装到篓子里,婆婆忙着将各种蔬菜分类,周整、好看的一定是让我们带回城里。

每次回城,我们的后备厢都塞得满满,全是新鲜蔬菜。我们不仅咀嚼着美好的美食,更多是在品味婆婆浓浓的爱意。



留住春光

李斌

老妈听话多了

□黄正平

老妈听话多了,这是与之前比。

服药,不是一件好事,她总是想少服、不服,春节期间更不想与药片打交道。所以,近一段时间状态明显不如过去,腰痛、尿频,手和脚迟缓,记忆和反应也大不如过去。

正在此时,大姐从海南度假回来了,一比较,明显感觉母亲与三、四月前后不太一样。姐弟俩商量,到底是为什么?大姐向老妈问这问那,又上网查糖尿病的并发症,再仔细看看老妈平时的运动、饮食,终于找到了原因。

老妈有糖尿病、房颤,按医嘱,每天服50毫克一片的阿卡波糖,再服一片10毫克利伐沙班。她自作主张,改服降血糖的缓释片,而且是服半片,缓释的效果就没了,三顿饭后分别降糖变成了早餐后降糖,中、晚饭后血糖就有点“肆无忌惮”了。医生问询后,告知道理,回来后又没遵守。这样症状就一点表现出来、明显出来。反应迟钝了,运动就更少了,不想动、懒得动,这样,就形成了恶性循环。

大姐叮嘱,吃第一口饭后服阿卡波

糖,利伐沙班片也要按时按量服,老妈终于听进去了,气色明显好了些。

糖尿病的病理改变是渐进式的,短时间不一定察觉,但过了一阵就会“显露”出来。糖尿病管理是一个科学的过程,来不得半点的马虎。管理越严,就越能大大延缓身体素质下降的速度。老妈终于知道要准时服药、服适合的药才行。当下老年糖尿病多发高发,服药、运动、饮食是三件法宝。正确掌握对策,才能使晚年生活质量不受大的影响。



骨肉情

回不去的昨天

□张新宇

这两天在医院陪护母亲,煎熬、焦虑又郁闷。母亲的眼睛是突然间失明的,万般无奈下给我打了电话,家里这两天还在装修房子,父亲根本没有办法离开,所以母亲的一切就都交给了我。我带母亲来医院检查,办理手续,然后住院做进一步的检查,等待手术治疗。母亲一脸的愧疚与难过,她一遍遍地检讨自己:“真的丢人啊,怎么会住院呢?家里来了一屋子干活的人,中午还要我做饭的,我却……真的丢人啊。”

我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:“你别说话。得病的事情,是你能做主的吗?啥也不要说,配合医生治疗就好了。你话多得让人很烦。”由于疫情影响,来医院陪护的我也是做了必需的核酸检测的,而且陪护期间别人还不能替换。我认为母亲成天不是腰疼就是腿疼,现在眼睛又突然间失明,她的破事情就是多。这样的情绪就使得我说话时声音带上了火气。

学生的高考成绩出来后,辅导他们填报志愿就成了我这两天的大事,而病患中的母亲却需要安静。我只好来到电梯间,一边翻看有关资料,一边电话上和咨询的学生以及家长交流。不知不觉间一上午时间就过去了。赶回病房的时候,却不见母亲的身影,想着母亲也许被医生叫到了医生办公室,但是去看看也没发现母亲。一向大大咧咧的我心慌了起来,母亲一直吵着不住院要回家,该不是自己跑回了家吧。但是她的眼睛可是啥也看不见呀,我心里慌乱起来。正要往门外冲的时候,却听

见卫生间里有响动,赶紧推开卫生间的门,母亲正侧趴在马桶上哭,眼泪流满了脸,看样子已经哭了很久了。

扶起母亲的时候,我忍不住埋怨:“妈,你都住院三天了,这卫生间也来过不下十次了,怎么上个厕所都能摔倒?”一边埋怨一边查看母亲是否摔伤,看看没有啥大碍后,我就扶她继续回床上躺着。母亲半天没和我说过一句话。午饭后,母亲幽幽地说:“我老了,不中用了,老是给你添麻烦,真成你的拖累了。你该不会扔下我不管吧?”我很诧异:“说的啥话啊,我怎么会丢下你不管,你可是我妈啊。怎么会想起来说这话?”再三追问下,才知道上午隔壁病房的老太太过来串门,告诉她15床老头的事情,儿子送到医院交过相关费用后就再没来过,住院十几天了,儿子照面都不闪。幸好老头只是左眼失明,生活还能勉强自理。老太太的话触动了母亲,想着我这两天的怨气和焦虑,母亲再联系到我早上出去就再没进来,内心里是一片凄凉,她的女儿该不是不管她了吧,这个离她最近的孩子都嫌弃她、不管她,瞎眼的她还能依靠谁?心慌意乱的母亲在送走老太太,上厕所的时候脚下滑了一下,母亲摸索着想要爬起来,但是湿滑的地面没能让她如愿,想着自己不中用的眼睛,再想想自己已经不能灵便的腿脚,以及自己孩子的埋怨和牢骚,她真真切切意识到自己是个废人了,家里还有一大堆要干的活,老头子的饭这两天有没有吃上?自己

的眼睛要是治不好,她可该咋办啊?焦虑、无助的母亲趴在湿漉漉的地上伤心地哭了……

我搂着母亲的双肩,告诉母亲,她的眼睛只是由于眼压太高而导致的暂时性失明,做过一个小手术后视力就会恢复正常的,真的不用担心。母亲摸索着拉住我的手:“我就是不中用了,走个路都会跌倒,这两天上火牙疼,晚上也心慌气短睡不好……看来真的老了,真的不中用了。”我摇晃了一下母亲的手:“妈,人都会老的,你以为你还是年轻的时候啊,我上火了也会牙疼,晚上失眠了也是浑身不得劲的,你真的不用多想,做完手术,休息几天,你又和以往一样了,还能穿针引线的,我还想叫你再给我纳一双鞋垫啊。”母亲似乎心里舒展开了一些,咧开掉了两颗牙还没来得及补上的嘴巴笑了:“只要还能捉针,我给你纳好几双鞋垫。”

帮母亲拢了拢有些凌乱的头发,端详她满脸皱纹的面庞,我的心还是那么明显的酸痛了,我的母亲,她已经老了,她需要我的呵护,她唯恐女儿嫌弃自己,她担心自己也会像15床的老头一样被儿女嫌弃,她难过再也回不去的年轻健壮的岁月。但是,岁月无情,那过去的岁月,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回不去了。我和母亲那回不去的岁月里,满满的都是母亲对女儿无尽的疼爱与呵护。

那么,在今后的岁月里,就让我来呵护、疼爱母亲吧,我紧紧地搂住了母亲消瘦的肩膀。